

神来镇的女人三部曲

女版《活着》

小脚女人遍寻不着大
树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
己本来就是顶天立地的

白智新◎著



白智新◎著

寡婦

神來鎮的女

白智新◎著

神来镇的女人三部曲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寡妇 / 白智新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 2

(神来镇的女人)

ISBN 978-7-5057-2677-2

I. ①寡…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5229 号

书名	寡妇
作者	白智新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700mm × 1000mm 16 开本 14.5 印张 22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677-2
定价	26.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写在前面

关于依靠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女人被认定的依靠就是她们的男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成了人们最常用的、最不被质疑的一句古训而世代相传。过去的几千年里，男人凭着体能的優勢主宰着历史，女人则在很多记载中成了乱朝的祸水。男人为了全面掌控女性，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准则，女人们从接受认知的时候起，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弱者，她们把束缚当成了理所应当，把男人认作天，认作依靠。家里没有个男人，似乎她们与世界就无法交流。

可真要是这样，千百年里，那些千千万万守了几十年寡的女人的依靠又是谁？即便是那些不守寡的女人就真的是靠男人穿衣吃饭吗？虽然从古至今，现实的生活对这一点给出了无数个否定，可即便到今日，大多数中国女人寻找依靠的心还或多或少地受着那句古训的影响，她们传承着这个错位的认知，即便是有质疑，有迷茫，但在内心深处依然抱着美好的期望寻找着，坚守着，即便那依靠已经倒塌……

关于膜拜

二十世纪初期，黄土地上的中国农民过的是小农经济的日子，民间盛传的“狐、黄、白、柳”（指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四种动物）以及那些被他们所认知的与收成、平安有关的神话人物，都是他们带着几分忌惮的膜拜对象。解放后，这些被人们所膜拜的对象被当做封建迷信，禁了。共产党、毛主席在那段运动岁月中，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灵。

黄土地上的农民是简单而朴实的，不管是解放前膜拜的各路神

灵，还是解放后景仰的毛泽东，在他们的认知里并没有质的区别，因为他们大都不能将共产主义理解到位，不知道毛泽东思想讲的是啥道道，他们只是跟着时代的洪流漂浮着前进。他们膜拜、景仰，为的是一份生活的安全感，离主义、信仰都很遥远。我的已经将近九十岁的奶奶，今年春节突然神秘地对我讲：“毛主席是大神，他活着的时候，鬼神都不敢露面，那是他把它们封住了。”

关于残酷

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要求自己真实地反映那一片土地，那一众乡民。小说收笔的时候，我心里装了不少遗憾，因为还有许多典型的人和事没有表现出来，很多人物因为我的不忍，把他们写得幸福了。但一些读过小说初稿的朋友却还是认为，内容过于残酷，叙述了太多人的死亡。

对这个建议，我认真地做了考虑，并试图减少一些死亡，但最后我失败了。因为我家乡的女人们曾经真真切切地面对了比这还要多的死亡，她们的生活，她们的命运，她们对人生的态度，不容我任意划来划去。

我的姥姥九个孩子只活了四个，我的奶奶三个孩子只活了一个，提起这些的时候，她们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看不出情绪的波动。我姥姥的两代婆婆，都是过门没两年就守寡，守到她们八十多岁入土时，可能已经记不清自己男人的长相了。

曾经，我为她们的淡漠，她们的麻木，她们的执著，哭泣了不知多少次，可转过头来想，如果她们不淡漠，不麻木，不执著，又怎么能走到几十年后？生存的本能教会了她们这些，同时也扭曲了她们的性格。但谁又能说这些顽强生存的女人们不可敬呢？！

白智新

2009年12月

目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

- 第一章 可珍出嫁做了填房 / 001
- 第二章 闹蝗灾神来镇修了老爷庙 / 006
- 第三章 卫老宗的小老婆杏红出了墙 / 012
- 第四章 可珍生了个大胖小子 / 020
- 第五章 月娥发现了杏红的丑事 / 028
- 第六章 可珍大闹北平染厂 / 035
- 第七章 可珍的丈夫得脏病死了 / 040
- 第八章 可珍为春妮退亲遇尴尬 / 050
- 第九章 一百零八场官司后县长怕了可珍 / 054
- 第十章 抢买地可珍和卫老宗心生嫌隙 / 064
- 第十一章 争姑爷可珍与卫老宗再结梁子 / 070
- 第十二章 卫老宗的心事 / 083
- 第十三章 寡妇可珍的情思 / 091
- 第十四章 绝爷出殡时扒了院墙 / 098
- 第十五章 神来镇来了鬼子兵 / 105
- 第十六章 可珍的大儿子来福傻了 / 108

第十七章	卫老宗看上的儿媳妇又被可珍抢走了 / 115
第十八章	卫老宗戏耍鬼子兵 / 119
第十九章	学梁和巧英的亲事 / 125
第二十章	邢小三被卫老宗处置了 / 131
第二十一章	学梁杀了共产党的联络员 / 140
第二十二章	可珍死了儿孙子女 / 145
第二十三章	学梁逃亡去了北京 / 151
第二十四章	卫老宗进了大牢 / 154
第二十五章	来利成了新政府的干部 / 161
第二十六章	二萍的性梦 / 165
第二十七章	学梁被抓起来了 / 169
第二十八章	卫老宗的最后一顿兔子肉 / 175
第二十九章	秋莲接到一纸休书 / 181
第三十章	来利弄大了人家的肚子 / 186
第三十一章	邢疤痢和房先生的终局 / 197
第三十二章	凤琴离婚后生了个女儿 / 205
第三十三章	打官司可珍与儿子形同陌路 / 210
第三十四章	鸣满的老婆孩子死于大火 / 215
尾声 / 220	

第一章 可珍出嫁做了填房

民国十二年，神来镇上许家庄许聋子的独生丫头可珍养到二十九岁时，聋子老婆终于点头同意闺女出嫁了，找的男人也是神来镇的——卫扈屯的扈鸣房。

许家庄人说许聋子得这个绰号时并不真聋。早年间，大伙问起啥时候再生个“带把的”孩子时，他的表情永远是没听到，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个绰号。不成想，自打得了这个绰号，许聋子似乎真聋了，大伙说啥他的表情都是没听到。聋子老婆为此还在许家庄骂了回街，说是大伙起绰号把她男人“方”（北方方言，克和咒的意思）住了。

聋子老婆是许家庄有名的滚刀肉，平日里谁也不愿惹她，有那么段时间还真没人敢叫她男人“聋子”这个绰号了，直到许聋子老爹死时聋子老婆在灵堂大闹，骂许聋子的兄弟欺负她男人是聋子，没全数给了老爹留给他们的这份家产。闹得正欢的时候，许聋子过来给了她一个脆生生的大嘴巴，跟大伙声明说家产是他要求少分的，谁让自己老婆肚子不争气生不出个“带把的”。聋子老婆听到这儿“哇”的一声，连哭带骂地和自己男人厮打起来，骂许聋子是王八蛋，平日里跟她在家装聋，到事头上啥都听得真真的，和他几个兄弟合起伙欺负她。事情闹到最后还是作为妹夫的镇长卫老宗出面把事情摆布平了。自此，她在人前说起许聋子的时候反倒“聋子、聋子”地叫起来，旁人也就又慢慢叫开了。绰号被再度叫开后，许聋子似乎真的彻底聋了。过年时村里放了不少驱魔的大响爆竹，转过天他却问大伙为啥今年村里人家放的都是蔫炮，没声响。有人说他装，故意叫个坏小子在

他身后放了个大响爆竹，没承想许聋子还真是没听到的表情。大伙都说许聋子真聋了。

聋子老婆自打为家产的事情跟男人怄了气，就往外放话儿，说找人给闺女算了，二十五岁以前不说婆家，将来就打算给个好户人家做填房了，说是别跟她一样到婆家受气，多在娘家待一天就多享一天福。话放出来后，村里人直咋舌，说许聋子养出的闺女自小那小嘴巴就跟她妈似的能辩白个理，嫁到哪里都是个人物，还至于等到二十五以后再出嫁？那将来嫁过去后谁敢惹？还不直接管了婆婆？有了这些个想法，许聋子的闺女可珍二十五岁后也鲜少有人来提亲，这一耽误又是四年。直到卫扈屯的扈鸣房的第一个老婆扔下三个丫头过世，鸣房妈觉得自己家里儿子一脉单传，死了的媳妇又没生养个男孩，儿子常年在北平卫扈两个家族合开的染厂里主事，家里需要个能干的媳妇，把镇里的姑娘在心里过了过后，选中了可珍。即便是心里有数，鸣房妈却也没预料到，她选中的这个媳妇能干到日后在神来镇，乃至方圆几十里都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迎亲路上，可珍坐在大红轿子里，头上的红盖头随着轿子的节奏一颤一颤地在面前摆动，带来轻微的麻痒，让她本来就有些发软的身子有了飘的感觉。轿外马背上的男人她偷偷地瞧过，中等身材、白净脸皮、浓眉大眼，尤其是那让人猜不透心思的眼神在可珍心头晃来晃去。他没有死了老婆、三个女儿待养的悲情汉子该有的没落神情，但听说平时很少说笑，是老扈家“鸣”字辈男人中最有威信的一个。想到这里，她的心羞涩并幸福地颤了一下，右手在大襟里摸了摸。临上轿的时候，她妈把她拉到背人地儿，从大襟里掏出一个黄色丝绸小包放在她的大襟里，让她过门后供起来，说这是给她求的吉利，里面包着的是保佑她头胎生儿子的黄符。她爸独自躲在厢屋里，自打早晨就没出来，可珍空闲时过去看了看，他靠在被垛上眯瞪着眼似乎睡着了，可珍扒拉了他两下也没张眼，几个主事儿的老妇人也过去扒拉了他两次，说闺女今天过门，做老子的咋能像个闲汉似的躲在这里享清闲？他爸哼哼着让她们走开，还是没有动身。催轿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了，可珍盖着红盖头被众人搀进了花轿，就在大家都以为许

聋子要在厢屋眯瞪一天不出来的时候，他却慌里慌张地跑出来了，到花轿前嘱咐闺女跟人家好好过日子，家里有啥难处回来找他。可珍坐在轿子里哑着嗓子“嗯”了一声。许聋子听了点着头哽咽道：“好闺女……”看热闹的人们议论道，这许聋子今儿咋不聋了？不仅催轿的鞭炮能听到，就连闺女声调不高的回话都听到了。

可珍的思绪被轿外滴滴答答的乐声不断地击破、整合。轿子突然大摆了一下，可珍心口惶紧，震耳的鞭炮声让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彷徨和紧张中，轿子落了地。

临近子夜时分，扈鸣房打发了闹喜酒的亲朋后，到偏房的窗根下听了听声，三个女孩子还没有睡，叽叽咕咕地聊着新娘子和她们死去的娘。

“听人说新娘子很好看，比卫镇长新讨的小老婆还强。”显然三妮冬梅贪热闹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带着为父亲得意的口气对两个姐姐说。

“我觉得不咋样，跟咱妈比肯定差远了。”二妮秋莲把冬梅的得意齐刷刷地折断。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

“咱还得跟她好好处，奶奶说她嫁来前已经保证不亏待咱们，何况爸在妈临死前答应过，娶了后妈也要维护我们。”老大春妮力图安稳妹妹的情绪，不过心里也没底，她知道她爸这么快续房为的是尽早得儿子，如果后妈生了儿子，就不会有人因为她们几个和她过不去了。

秋莲嘀咕了两句后没了声音，想是睡了。

鸣房仰起头呆呆地望着天空，黑压压的云层遮住了月亮和星星，不透半点亮光。平地里刮来一阵小旋风在脚下打转，一股凉意从他心底升起，许是春妮妈的亡魂在周围，想到这里便轻声训斥道：“该走就走吧！”

鸣房妈远远地看着儿子，叹了口气，走过来：“咋不回新房？那个妓女再好她也终究是个妓女，给你生养不了儿子，咱往后收收心，踏踏实实过日子。”

鸣房看了眼他妈，往新房走。他觉得他妈的话不值当讲究，妓女小云是跟了他好几年，不过他不是有违常伦的人，娶可珍这个老婆他心里是认可的。

鸣房清了清思绪走进新房，坐在炕上的新娘让他想起了第一次婚礼。十五年前，他的第一个老婆也是坐在这个位置，那会儿他心里充满了紧张的好奇和冲动……如今他的心里却像是喝了凉白开，没了滋味。

鸣房拿起如意剑挑落了新娘头上的盖头，在盖头抖落的一刹那，他的心热乎了一下。映着红烛的新娘出乎他意料地美丽，与庄里三十来岁的女人不一样，面色红润，皮肤细腻，五官端正，尤其是那双水眼睛清澈得很，干练中夹杂着几许羞涩惹人怜爱。看到这里，鸣房为自己今日破风俗的做法很是自得。按规矩，他该是在众人面前掀起新娘头上的红盖头，接受村里那帮整日闲着没事干的男人展开他们最热衷的对新娘和新郎的笑闹把戏，这些把戏他们在别人娶亲前几日就已经想好了一大车，用来膨胀他们的情欲。鸣房非常反感男人们的这种本色流露，为了避开这个场面，他在征得卫家门里几个长辈的同意后，专门请了同姓中两个比较泼辣的嫂子把守新房，把准备闹事的小子们全挡在了门外。即使是这样，当眼馋的男人们看到身段风流的新娘子被人搀扶下轿时，依然嗷嗷叫着，发出各种挑逗的声音。

鸣房找了把离可珍最近的椅子坐下，眼睛望着窗外出了会儿神，然后用舌头润了润嘴唇说道：“前头那个放下三个丫头走了，你既嫁过来，就好好待她们吧。”

“——哦。”隔了半晌可珍才从喉咙里发出个音来。也就在此时，她才从那种恍恍惚惚的梦境般的感觉里走出来，走进当前的实地里——以后就要和面前这个男人过日子，拉扯几个孩子了。想到这里，她涩涩地一笑。

鸣房从窗外收回眼神，他走到蜡烛前，挑了挑烛心说：“时候不早了，睡吧！”这样一说，可珍的身子又飘了起来。有一种期待在她的潜意识里茁壮成长，空气也好像突然在这一刻凝滞，她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头有些麻木，有些眩晕。鸣房回过头来，新娘子酡红的

脸色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使他兴奋起来，走过去将可珍抱起放到了炕上……

可珍还没从新婚的懵懂中醒过神来，扈鸣房就在成亲的第三日回了北平。可珍在头天晚上得知鸣房要回北平的时候，心里很是怅然，装作不经意地问了句：“啥时候回来？”鸣房用没有多少色彩的眼睛看了眼她，淡然道：“不知道。”看着鸣房离别前这种对她充满陌生的神态，可珍的心里打了个冷战，她忽然有一个强烈的预感：她妈白留了她这多年，她嫁给了一座冰窖。

第二章 闹蝗灾神来镇修了老爷庙

鸣房走后不久，可珍怀孕了，鸣房妈每日里都要关门闭户，为能生个孙子做一番祷告，且容不得旁人说“孙女”这两个字，街坊邻居私底下笑话她想孙子想魔怔了，说是看可珍的圆肚子一准还是个丫头。婆婆这股子盼孙子的劲头，让可珍有些担心，万一生的是个丫头，这老太太还不急疯了？

想起生儿生女的事情，可珍的心里就烦躁，心情郁闷的时候，她总爱到姑姑卫许氏房里串个门。卫老宗因为新娶了小老婆的缘故，很少在卫许氏房里，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他遗忘了大老婆。

卫许氏性子比较懦弱，在卫老宗面前从来不发表个人意见，从来没要求过什么，卫老宗隔三差五地买个新鲜玩意儿给小老婆杏红，卫许氏看到也当不知道，低落的心情只稍稍在眼角眉梢一闪而过。卫老宗若是哪天给了她句好话，卫许氏能高兴个好几天。可珍在心里为卫许氏叹息，当年十里八乡有名的俊俏姑姑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境地，女人啊，终究熬不过个岁数。

卫许氏手里绣着红兜兜，问可珍：“最近害喜严重吗？”

可珍：“还那样。”

卫许氏：“再过个把月，就没这么严重了。”

可珍环视着卫许氏略见空荡的屋子问道：“您就甭惦记我了。我看您这屋里手使的东西缺了不少，咋不找我姑父要？”

卫许氏淡淡地应道：“你姑父忙，我没得空跟他说。”

可珍冷哼了声道：“他忙？不是大麦二秋的他能忙个啥？我看来

天天在小老婆房里忙才是。”

卫许氏停了手里活计，看了看可珍道：“你这张嘴别没个把门的啥都说，你姑父顶烦你这张嘴。如今出了门子不像做姑娘，没大没小的让人笑话。”

可珍轻笑了下道：“我这张嘴再没把门的，也不吃他喝他，他烦我干啥？”

两个人正说着，卫许氏的傻闺女月娥带着孙子学梁走了进来，学梁缠着卫许氏给他缝个布老虎。

可珍拉过学梁道：“你家里有个母狐狸，还要布老虎干啥？”

学梁道：“我家有母狐狸？藏哪儿了我咋不知道？”

可珍把学梁拉到门外，扯着脖子说：“学梁，你真没见过母狐狸？那表姑得给你捉条母狐狸养养，先闻闻母狐狸的骚味儿，省得长大了被狐狸精迷住。”

傻姑娘月娥听得高兴，学着可珍的话嘻嘻哈哈不断地重复：“先养条母狐狸闻闻骚味儿，省得将来长大了被母狐狸迷住。”

杏红在屋里听得一阵发冷。在这个家，甚至在这个镇里，仿佛有个系带，时不时地在她脖子上勒上一回，让她常常怀疑自己是个吊死鬼投胎，隔个几天就要吊死一回……

卫老宗这两日眉心拧成了疙瘩，转眼就是麦秋了，可今年的蝗虫似乎比往年多了两倍，眼瞅着收成就要完了。卫老宗心里不甘，听人建议让人在地头烧起了臭烟煤，本以为蝗虫会被熏死不少，不成想第二天地里的蝗虫反倒是铺天盖地，庄稼眼瞅着就秃成了杆。人们一下子慌了，没日没夜地打呀、杀呀、求神呀、请人施法呀，蝗虫不见少反而越来越多，不仅在田地里横行，还蹦到了各家的炕上、灶台上、粮仓里。老人们说神来镇这次怕是触犯了大神，真要应了当年风水先生的话，神来镇要转厄运了。

风水先生的话还要从光绪年间说起。

神来镇虽然只有卫扈屯、许家庄、辛房三个村落，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河，交通有些闭塞，人口也不多，但在早些年却是

远近闻名的风水宝地，更有老辈人说神来这个镇子是一夜之间的一场大风给刮来的，处处都带着仙气儿。且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属实，神来镇上匪夷所思的事儿的确是层出不穷。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那块王八碑了。当地人信誓旦旦地宣称，这王八碑是当年光绪皇帝让手下人立的，为的是压住一个真龙天子的出世。

照神来老百姓的说法，立王八碑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光绪年间一个夏日的晌午，卫扈屯的男孩子们正在河里洗澡，河水忽然暴涨，孩子们见势不妙，慌忙往岸边游，但水中仿佛有股巨大的力量拽着他们，五六丈远的距离竟用了半炷香的工夫才游到岸。大家面面相觑，胆小的孩子已经顺着大腿淌尿水。还没等定过神来，晴空里一记闷雷，一道闪电掠过他们面前穿入水中，激起一个两三丈高的水柱，接着空中暴雨如注。

“蛇——！”一个孩子惊呼起来，顺着他的目光孩子们看到一条碗口粗细的黑色大蛇在闪电掠过水中摆动，孩子们一窝蜂似的连滚带爬地吓跑了。

不久这件事就被传得百里皆知，只不过人们普遍认同卫扈屯的小河里落了条黑龙，说是有个胆大的孩子没跑，藏在河边高粱地里，清楚地看到它把头露出水面时上面长着角。

来年二月初二，卫扈屯来了一队官兵，七手八脚在庄东南口立了个王八碑。带头的县太爷对村民解释说：当今皇上忧民如子，夜间梦见此地有邪气，立碑是为村民驱邪的。村民们感动，山呼万岁谢了皇恩。但没多少天外界对立碑有了新的说法：有人观天象得知，神来镇要出一位真龙天子，立王八碑是为了把他压住，不让出世。这个说法不久传到了神来镇，人们方知上了皇上的当。

又数年后，许家庄和辛房各出了一位奇人——许家庄寡妇许邢氏的独生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显示出不寻常的智慧，读书过目不忘，懂天文晓地理，能掐会算，人称许算子；辛房长工德柱的三儿子打小长得个大力气，十四岁时肩上扛三根檩条仍健步如飞，十五岁时个子超过村里第一高度的德柱半尺多，手脚更有常人的两倍大，十几丈远拿块石头就能打到柴狐野兔，平时在家爱舞根檩条耍耍，还总能自创些

花样出来，常常招来一群人围观，又由于他干活不喜用农具而多用手脚搂来搂去，人们又多管他叫辛大耙子。可惜的是，这两个人都没活过二十岁。后来，有位风水先生说，两人过早亡故是立了王八碑的缘故，真龙没来，保他们的文武官员也只有回去，还说神来的灵气怕就从此断了，闹不好过些年还有厄运来临。风水先生的话让神来人把大清朝恨得咬牙切齿。大清朝倒台那年，他们杀鸡宰羊狠狠地庆祝了一把，算是为立碑那事出了口恶气。

多少年来人们惶恐着猜测着，风水先生说的厄运能是个啥？却谁也没猜到是场蝗灾。蝗灾第三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卫扈屯扈鸣满娶了不到一年的小媳妇被蝗虫追得落入井中淹死了，晚间尸体打捞上来后，一股蝗虫唾液的臭腥味道熏得打捞的几个人当场吐翻了胃，千疮百孔的身体更是吓得驻扎在井边槐树上的两只布谷鸟掉下来摔死了——死亡的气息在神来上空阴森森地弥漫着，让人透不过气来。

鸣房妈怕可珍怀孕的身子受到蝗虫惊吓，严令她不准出屋，还让三个孙女白天黑夜轮流守护着她。大孙女春妮觉得奶奶太供着后妈，眼里已经没了她们三姐妹，心上不舒服，告诉鸣房妈她们不去，别再给后妈招了晦气，再生养个丫头出来，她们担不起个责任。春妮这样一说，底下两个姑娘也都站在姐姐这边，不去陪可珍。鸣房妈狠狠地训斥了三个孙女，但也只有三丫头冬梅诺诺地表示愿意陪后妈。可珍本意也不想让几个丫头过来陪她，但是春妮和秋莲越是这个态度，她反倒跟她们较起了劲儿。可珍告诉三个姑娘，都不到她屋子来陪也没啥，只是听说蚂蚱精夜里专找黄花大闺女叫魂，这夜里要是做了噩梦或者出了啥事儿可别第二天跑过来。

春妮和秋莲一听就知道可珍这是吓唬她们的话，可春妮胆子小，夜里果然做了噩梦，第二天战战兢兢地跑去给可珍作伴，打发冬梅回去跟秋莲睡。冬梅的胆子更小，夜里要靠紧可珍才能睡着，也不去陪秋莲，结果春妮和冬梅都睡在了可珍房里。许的是确被蝗灾吓坏了，夜里，冬梅紧紧地依偎着可珍，春妮则两只手抱住了妹妹的腰身。两个孩子沉沉睡去，可珍感受着冬梅紧紧依偎过来的身体，心里柔软了。这只是个没了娘，又缺少父亲疼爱的八岁女孩子。春妮也不过只

有十四岁，虽然总爱摆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那是虚张声势的招式，不过是摆给两个妹妹看看罢了。倒是秋莲那个倔丫头是个人物，天不怕地不怕的有自己的主心骨。

蝗灾又持续了两天，卫老宗派人从远处请来的法师到了。他把神来镇仔细察看一番后，让人连夜在卫扈屯中心地带的高地上建了一座老爷庙。由于时间紧，法师只要求用柳木搭出个轮廓，该砌墙的地方先拿苫布盖上，他自己则连夜塑了两尊神像，又让镇里手艺最巧的木匠按照他的指示把老爷庙日后建成的模型雕刻好。

一切就绪后，已经是第二日黄昏，法师在供桌上摆好香案，奉上老爷神神像，又让卫老宗叫来了镇里所有健康男人，尔后开始膜拜，并口中念念有词。两袋烟的工夫，他站起身，示意人们跪下大声请求老爷神消除蝗灾。高呼数遍之后，鸣房的叔伯兄弟鸣杰表情肃然地从人群里走出，来到香案前，对众人说：“乡亲们，起来吧！现在把庙围起来，避开门。”

法师说这是老爷神的吩咐，让大家照做。约莫半个时辰后，铺天盖地的蝗虫呼扇着翅膀，向人群围成的圈里冲来，然后一个个倒栽葱似的摔在地上弹着腿行动不得，只半炷香的工夫，蝗虫就堆成了小山高。

正在人们看得目瞪口呆之时，卫扈屯的疯婆子邢疤痢老婆忽然朝这里跑来，扈鸣杰立刻吩咐：“把门的两个人拦住她，捏住她的鼻子，撬开她的嘴，让她离庙七步远朝向庙跪着，听到牛叫声，再把她放了。”守在门口的两个人立刻冲了上去，按照指示把邢疤痢老婆按在了地上。

被按着的疯婆子并不老实，捏着嗓子唱道：“哎呀！打我、杀我，别烧我；打我、杀我，别烧我……卫老宗我求求你别烧我，否则我饶不了你，饶不了你……”

“放些柴火把圈里的蝗崽子全烧了。”扈鸣杰在旁边高声发话。

随着烟升火起，疯婆子瘫在了地上，浑身痉挛，火灭后，她又直起身来，看着按着她的两个男人眼神呆滞地疑惑道：“咋两个邢疤痢呢？呜——咋两个邢疤痢？妈呀，我晚上和谁睡？呜——不要打